



說郭卷第三十二

遜齋聞覽 十四卷

宋范正敏 福州長溪縣令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季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

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無念交

母乎對曰臣見陛下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程丞相琳性羸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按次事

左右皆喘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佐飲酒則咲歌歡諱

釋如無聞於是人畏劉果而樂其曠達

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之性度寬弘詞李贍嚴崇 瑛鄉

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味放自適

鄉人共以師礼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遠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雞者可以携之其人慚棟服罪可執其手曰与子幸全里閭不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帶環坐尽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識無犯者卒而終

詩談

華清宮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一頃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繪名人口據唐紀明皇帝以十月至驢山至春那还官是未嘗六月在驢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是而失事實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薄尉中始与攜楚辞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搖楚塵埃間杜牧寄

唐參軍薄尉

小姪阿宜詩云參軍与薄尉塵上驚羞勸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薄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今之吏胥也

花瑞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慶仁宗朝韓魏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藂中得黃祿稜者四朵士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朵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全賞時王禹玉作監即王荆公為幙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為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盖花瑞也

證誤

春秋襄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實君子謂楚兵王不刑固奉夏書成允成功為證又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傳引

春秋所引非送允

吉具

通應子魚

夷言無正者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子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並

汪云逸也書是知預未嘗讀古文尚書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斫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  
為布號吉具布余後因讀南史海諸國傳言林邑等  
國出吉具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為布与紵  
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班布正此種也蓋俗呼為吉  
具耳

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前有  
港中魚最佳令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語之通印子魚  
故荆公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為阿保機  
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笑呼為阿保謹以為傳聞

之誤余嘗思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訛謬  
如漢身毒國亦號狷焉其後改為乾篤又曰乾竺今  
遂呼為天竺矣譚者但取在語音与中国相近者言  
之故隨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闔情去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古事又撰陶  
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取  
在陶淵明集中皆謬也

引易緯文

永井作傳易尚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  
釐以千里之句惟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  
所引按王克論注乃易之緯文永井於易經永之誤  
矣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漂遠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其詩有平談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者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安步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間與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有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甫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咲曰名性

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蕭李固杜喬者世号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語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語之李杜取其称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謔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為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語之班馬呼其名則語之遷固先而白居易与元稹同時唱和入号元白後与刘禹錫唱和則語之曰刘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固固嘗言自余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益如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王尊嘗戲諸葛恢云人言諸葛不言葛王何邪恢荅曰譬言駟馬豈駟能勝馬邪君若泥稱呼為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

安石遇人  
談文

修寺  
焚僧

詩曰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度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度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一但冰鏗詩又在度鮑下矣飯顆之嘲唯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人事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屨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在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尔知書乎公但唯復問居河姓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太平吳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事其紹欽日与僧談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大盛

娶婦離  
問文安

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抑按焚之而退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交愛其季娶婦逾年輒風使

其夫分異夫怒詒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

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此婦

必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語之不答固問之始

收淚曰妾父母以居家兄弟篤於交義故以妾婦君若

仲常欲私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卜

居于外其实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恥能忍

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祈居而孝友

哀烏王荆公曾舒柳開所撰其叔母墓誌云人家兄弟

無不友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真可以為誠焉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胸以白刃不變

妬

也故小說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為口實近  
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显其名姓陳好吉通直云四十  
年前撫州監酒范寺成妻色美而妒范甚寵憚之司筆  
每休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謂吉有私釀  
者范良率吏卒往往搜捕其司李供奉平日与范無  
間素知其妻妒乃戲取宮妓双履當置范脚具中須臾  
務吏潔衾囊歸妻抱衾見履神色沮喪語吏所以來  
吏對不知於是泣恚良久曰擁心而呼曰天胡吾至是耶及入  
室間戶而寢頃之范还排門而入則妻自經死矣又有人任胡南  
倅妻生一子始及倅倅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  
郡太守過郡有倅有曰倅為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  
者立侍倅側倅欲与語及戲為酒令吟語方斟見食方斟更擊生肉二盤一置倅前

喚侍童點心素膳二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命推  
窓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反  
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騁望久之僧  
取塵尾敲闌干數声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  
發岸靚妝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頰問觴頭羅  
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奴伎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  
与仄謹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尚恍正容危坐噤不敢  
吐一語間僧暫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温曰子但飲食縱觀  
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此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外具  
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試冗隙窺則狂擁二姬  
就寢友醉大鼾樓独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烛密詢  
之此為何地童咲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展轉通

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動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  
問安否與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幙蔽虧庭下奇  
花盛開翁勃香氣小山藂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  
已迷下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成一新食品加精独二姬  
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出門鄭重而別由它徑絕湖  
而歸樓惆、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咲不言亦許  
尋舊遊而樓用它故函歸卿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  
再諧

紅葉題詞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頌兄在洛乘間与一二詩  
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不見  
春聊題一片葉寄与有情入况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  
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思不禁東流水葉

上題詩寄与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  
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入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  
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魏國寵盛宮娥皆  
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云曰寵悲  
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時寄接流入頌况聞而  
和之既達德遣出禁內人不少或五使之號况所和即前四  
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奉之歲偶臨御溝見  
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尽日閑殷勤謝紅葉  
妍去到人問妻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園中見紅  
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曰詩同盧渥其四玉溪編事挾維岳  
秋日於大慈寺閣樓上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  
愁蛾為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



名此字不考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清人畫解  
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者記者亦異耳劉  
斧青瑣中有流紅記晁為鄙妄蓋切取前說而易其  
為于右云本朝詞云人罕用此事惟用清真樂府兩用  
之掃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詔落  
花云飄流處莫赴潮汐二恐斷紅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  
換骨之妙極矣清其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為制提  
奉大晟樂府

天吳

王中行字知復國子司業迷之子季問文章皆有家法  
在廣西漢時李公大異為帥常痛老杜天吳紫鳳之  
句頃王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作  
書客皆莫對王獨曰按後漢戴就彼收獄吏燒鏐芥

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揖字詒銀音華又不吳  
不教不吳不揚亦皆華音李公稱善衆亦服其該  
洽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姚江跨江為邑自南而  
北必喚渡以濟邦人設立橋久不就司業損館時積錢  
百緡知復不它費自力成橋遂為一邑偉觀

大奚洞

大奚山廣州境內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  
日洞中則見之土人預備墨濡紙刷入其中以手模石壁  
有罅隙若鑿刻者以墨刷其上帝覆其上將莫而去洞  
亦隨閉持所印細視之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  
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効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沙板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脊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  
或一或二或數株並生人家遭此者皆拆裂傾陷屋宇如掃地

拆之為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為吉祥。有掘地  
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以鉄為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鉄  
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  
水尽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  
多相去五里必有一處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州云  
洞板完全者最難得綴精密雖巧目不能辨以佛湯沃  
之敗則矣

朱買臣廟

嚴州壽昌縣道傍有朱買臣廟。貌甚設其地有朱池朱  
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有詩云貧賤難堪俗眼區、何事便  
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真為婦來詫故妻東新行道自  
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浦城雕卷蜜煎為天下最冬瓜柳穿魚引之長三尺壽

雕卷蜜煎

肥廬骨錢

架子臺生假山龜鶴壽屋仙女皆冬瓜也三台梅者三顆共蒂  
四輔梅亦然雕刻精妙天慶觀所售尤佳皆道童為之  
謙之云魏府之隸呼馬子為肥廬豐樂陳氏呼淳斗為骨  
鉢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上遙  
見山中草木蠕蠕如動疑為地震取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  
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詳呼跳踈而至板緣頭目  
胸項手足衣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往致死夜宿民家  
大馬虎街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  
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朱曰林木森、庖所隱花柳為  
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投其毛  
技扁身著處必生蟲久則褊身瘡爛以致于死故畏不  
敢至方悟宣城色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草薄中

休婦女

妖術

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情文帝云警之  
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又見道旁民家有侏儒女僅長二尺政如冬瓜中挿手足  
坐而緝麻有頃老媪抱嬰兒來侏儒女接乳彼其胸乳  
之間則媪之子婦也已而夫婦乃長六尺餘甚雄壯  
賴省幹之下天下之名賴建寧人狹妖術殺人祭鬼常於  
間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佛晝習念心  
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鐫其戶而去女  
分必死夜半見有亮物自天窓下光輝炫不勝怖急念  
唱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顛仆床下鏗然有聲不  
復起其室近街俄時警夜卒過焉女大教殺人卒報所屬  
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蟻死矣捕賴及家

治蛇傷

人鞠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令為厝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因僧行萊畦間為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  
脚皆爛号呼宛轉常住為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  
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  
之易水數罌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  
瘡中惡水泉湧良久乃止明日洗淨如初日皆然但見  
水漸少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  
謝以錢物僧云吾与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  
僧具食延之語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  
其方以徭緩急僧云和尚有命豈敢不從但此方未處絕  
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為末人鴨嘴脰麝麝香少許  
期以意斟酌之末僧已起單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

諸人

孫路鈴醫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小字健兒寧宗為郡王病琳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黃院子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為丸令以溫水下二十九日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其說係曰小兒痺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鼓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閣久病瘡遇熱作時如火羊餘骨立醫以為虛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五十萬孫咲曰但安巢湖作上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二貼服之熱減十九又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瘡熱從髓出入加剝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

有去皮膚中熱者又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於此故三乃効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得軟脚病疼楚特甚醫以為脚氣孫聞之曰吾必不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酒半合水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日而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甫弟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時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為效易矣其伎大畧奇驗如此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諷丁少詹與妻有連言棄家居茶寮山如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不買一巨盞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孝者麼蝟

徐淵子諧  
諷

房中術

蜂螳螂與烏螺知它放幾多有一物是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柰得它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咲而婦朱中直府判為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吳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歲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木生父母未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奴背笑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効治具得其伏乃丞用道人投房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偽為求嗣實為藥資案成丞死於獄不克正其罪

兀术殺辛奪妻

兀术見一辛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它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术竟驚問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為汝殺吾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

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性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匠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腸瘰疾

傳舍人為太學博士忽得腸瘰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眾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瘰殆古人所未有

應声虫

余及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谷腹中輒有小声効之數年間其声浸大有道士見時驚曰此應声虫也久不治延反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凡虫忽無声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過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之者眾因教之使服雷凡丐者謝曰某貧無它技所以唯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鳴如鼓

嗜酒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手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鑿皆能莫名其疾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具一升則不可過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比數至飲飲時眼偏其直上直豎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授之猛火中忽爆烈為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暗霄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常見之又歐陽過河朔高唐縣宿駟舍夜聞神鬼自空中過人畜之聲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曾畫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虛云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

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其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敬奏其事恐涉恠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陽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彰著壁上亦物可數又家第公叙曾夜宿福清紫微院三鼓忽聞院後譁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比皆是浙音遠且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諧噉

荆公禹玉熙寧中固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蟲自荆公

長年術

崖州地  
望最重

海南人  
情不惡

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頤之而咲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未可輕去輒獻一官以頤強之功公曰如何禹玉咲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蒲傳正如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它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耳傳正悅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丁晉公自崖州还与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內坐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為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郡作被州司參軍它州何可及也東坡自海南还過潤州牧故人也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

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教父老比日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得來相見

應奉忌  
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奉而同輩与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之常語安樂為安康忽聞榜出亞遣僕視須臾僕还冕門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續塔

今人於榜下擇塔號鬻塔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先新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至其弟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

作詩圖對  
偶清切

作遊僧  
夜話詩

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我歸家試与  
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魏遠可朝奉喜為謔談嘗云李廷彥獻百詠詩于一上官  
其門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尽然傷之曰不  
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  
圖對屬親切耳

又云許義方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  
妻曰獨處無聊得無特与隣里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唯閉  
戶自乎足未嘗復闕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  
唯特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  
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汎志

複名

麻胡

東漢八無複名者或以問其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  
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趙石勒虎  
以麻將軍秋為即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  
恐之曰麻胡來啼声不絕至今以為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  
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河胡虐用其民每以木鴉為  
試鴉流不迅謂濬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  
恐小兒小兒夜呼不止呼麻胡來應特止大業拾遺在僉載  
前當以拾遺為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為其多髭髯也  
唐末墨工李超与其子庭却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本姓  
奚江南賜姓李氏庭却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却墨工又有  
李庭却墨或有作庭却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庭却之弟之

李庭却墨



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比日不及庭邦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  
邽墨為染飾今人聞所有皆其特余物耳有貴族常誤遺  
一凡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喻月臨池飲墜一金  
器焉乃令善水者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  
益寶藏之

風土

土宜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尽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栽柳翠  
色尤可愛与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  
謂乎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谷曰漆  
栗筆墨

動植

禽鳥  
有智

鷓鴣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鷓能巫步禁蛇故食蛇

啄木遇蟲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蟲虫自出鵲有隱巢  
木故鷓鴣莫能見燕嚙泥避戊己日故巢因而傾鶴有  
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  
即嚙艾置其巢中燕見艾避去皆鳥之有智者也

人有任嶺南官至山寺登一則忽有異禽飛集廁前石跳躍作  
声若巫家之語步者須臾石裂衣出一青蛇乃嚙之而去見者大  
駭問寺僧云正鷓鴣也蓋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

蘄州黃梅山有鷓鴣巢于山岩大木中狀類訓狐声如擊腰鼓  
巢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能飛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独  
留此与金山石穴二鷓無異

鷓

又

百勞

百勞一名巢一名鷓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禁蛇以其食  
母不孝故古人賜巢羹又標其首於本故後人標賊首以示

迷魚

種松合  
偃蓋

衆者謂之巢首余嘗偶居北阿鎮小寺後喬木數株有  
巢巢其上凡生八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  
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遂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  
身披翅而卧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嘴存焉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傍有物正  
如鞠大小質伏無異亦有紋如線謂味極肥美土人但呼為  
迷魚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裁時當去松中大根惟  
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蓋

迷樓記一卷

煬帝晚年尤深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  
亦欲極當年自快之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

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若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  
此則吾期老于其中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  
言能祚宮室帝翌日詔而問之項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  
進圖帝頗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方經  
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窓掩映曲窓曲室玉闌朱楯互相連屬  
回環四舍曲屋自通千門万户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  
獸蹲乎戶傍壁砌生光鎖窓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  
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  
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  
五品官賜項昇仍給內庫帑千疋賞之詵選後宮良家也數  
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誣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如車  
車之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坐其中以機碍女之手足纖毫不

能動帝以處如紙之帝極喜語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開車用挽之可以昇樓閣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語稠曰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閣於其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晉回鑄烏銅扉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為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因迷樓而御女於其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真也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万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特帝日夕沉荒於樓臺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

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能合身才似夢又覺今睡則冥冥不如返近女色則倦心何也它日倭氏王義上奏曰臣田野靡民作事皆不勝人於生息薄絕遠之域幸因八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後陛下特加愛遇臣常一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卧内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為人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声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内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教年声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於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遠人非特慶賀亦日宴坐朝不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有恨之体以投無尽之慈臣固知其憊也臣葦古者有老叟独教舞于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独樂之多也突

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突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  
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廢此二樂也人生難得老壽  
吾今年八十矣是三樂也其人嘆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  
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  
夢之外臣最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  
涕帝乃命引起翌日石義語之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  
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淨室而帝居其中宮女  
比日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恒居此乎居此雖壽  
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  
亦極衆後宮女戾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  
中有文左右取之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還芳  
草漸成科隱、葦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

番獨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  
何不及聞花柳翻成兩淚多看梅三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  
時自顰庭梅對我有交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  
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群芳自在春收成  
云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  
意云秘峒高仙卉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肖焉怡君自  
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散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  
人骨清獨卧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  
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及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實踈  
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  
計出高墻性命成所重弃割城何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  
沸湯引頸有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

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人迷樓何故獨弃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奕侯夫人帝曰誦詩酷害其民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干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汝數十人入復帝煩燥日引飲已百盃而渴不止醫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引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刺治之仍乞置水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為盤望行幸京師冰為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靜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听召宮女問之

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邪宮女曰臣有弟民間自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吳棗自古漫成悲它日述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歌竟不勝而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言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一卷

唐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推隋煬帝事詳備比日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紀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詳故也

隋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焉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里餘龍墮地尾輒斷

以其事奏於文帝沉吟默然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  
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  
雖愛帝而不意於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方  
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恣陽默疑  
忌好周鈞饋人情淺深焉特楊素有戰功方見用帝傾  
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  
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子了吾家事者  
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侍之當自有  
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語素曰吾嘗謂親鋒又出入矢  
石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  
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是於亡帝汝倍吾言  
吾後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吾之死自不合帝因忿懣乃

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噎塞回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  
曰事未可更待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  
啞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  
不奔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語  
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左  
右足弱欹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云左右以手扶接帝執  
之乃上百官不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捉起  
敬作大家即不知了當時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為郎君  
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  
帝頗惡之隱忍不奔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帝與素並坐左右  
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爽異堂  
然帝大疑忌帝多敬有所不為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

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款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一子弟而語曰吾必死以見文帝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後民力常萬數內為十六苑聚土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共進花木草卉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苑景明一迎暉二栖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文九儀風十仁智十一清脩十二宝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絳陽十六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比曰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定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田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和西曰

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為山上構亭殿屈曲環繞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金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州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尽通行龍鳳舸帝夕泛東湖帝因製衣湖上回望江南八閩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輕彩望中斜清霞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烟柳裏不勝垂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登橋低綠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花無韵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歌且听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

津修帶為不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  
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家  
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才淺水邊勻玉粉濃苞天  
外剪明霞即在列仙家開爛熳揮髮若相遮水殿春寒  
齒冷艷濃玉軒晴照援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  
相直身輕下離金殿侶相將令是採蓮人清唱滿頻軒內好  
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晝夜踏青閨草事青春玉鞞  
泛群真湖上酒終日助情惟檀板輕聲銀線緩醅浮香米  
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艷奉杯盤湖上風烟光可愛  
醉鄉天地統中寬帝王正清安湖上水流繞禁園中斜日  
暖搖青翠動落花香煖巾紅頸未起清風間縱目魚  
躍小蓬東泛輕搖蘭棹穩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帝嘗遊湖上多令宮中美女歌唱此曲大業六年  
後草木鳥獸繁息茂盛兆李暉徑翠陰夾道植長松  
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御多夾道而宿帝往中夜  
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惟宦人十數輩帝升海山而  
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皆息帝意  
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低容兩人帝語為十六院美人泊至首  
一人先登贊道陳後主謁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  
甚善乃起迹之後主拜帝亦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  
與帝同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  
始者語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將樂以快平生亦  
甚美事聞陛下以開隋渠引黃河水東游維揚因依  
詩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



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退鷁流隨  
涉岬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  
噪候鷓如今疾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  
槎東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  
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與亡數也尔安知吾開河為後  
人之利帝怒比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  
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  
其死帝兀然自知驚悸移時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東邑所進玉  
李一日忽長清陰教亂沉默甚文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  
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盛  
茂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  
光院周夫人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尔繁盛帝喜問曰

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  
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果  
院妃未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酸終不若玉  
李之甘院中人多好玉李帝嘆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天  
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  
揚州乎一日落水漁父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  
帝問魚者之姓鮮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鮮生字  
以記乃放之北海中帝後幸江北海其鯉長餘丈浮水見帝  
其魚不沒帝與蕭妃同看魚額朱字尚存惟鮮字無半  
尚隱角字存焉蕭妃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  
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  
省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在愛之後帝遊終不得入

宮亦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由是愈加今愛得出入帝卧  
内寢義多卧榻下帝游河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  
潛入樓鸞院特夏氣暄煩院妃牛慶兒卧於簾下初月  
照窓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馬虜君不勅者帝使義呼  
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  
夢中如常特帝握妾臍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  
殿上俄而火奔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  
救帝久方寤竟帝在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  
吾居其中得感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帝入第十院帝  
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為楊玄感所燒後揚州刺史再造  
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成乘進帝乘幸維揚  
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院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

還都華臣整頓西院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甚佳殿  
如此陛下豈不思恋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  
語守忠曰為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嘆吾不鮮裝景趣  
也左右甚旋訴帝御龍舟中道半夜聳教者其悲心其詞  
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因隋提道方  
今天下飢路粮無此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  
沙幽魂泣烟草悲損門内妻望斷吾家老安昔幾男兒  
爛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處遣  
人求其悲者至晚不得其人帝若彷徨通夕不寢揚州  
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去其貢物  
帝猶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也去歲遂  
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

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金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  
星文大惡賊星逼帝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愆之帝  
不樂乃起入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之乱乎何故  
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  
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堅冰  
其矣又矣料大禍事在不赦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義曰  
臣不早言即臣死矣帝乃泣下曰賜為我陳成敗之理朕  
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  
之時不受此身願從人貢臣本侏儒性在蒙滯出入金馬積  
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  
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深少識吳亡之所以還往民間  
周知利害深蒙吃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体臨大器

聖人独断謀謀莫從独存昏謀不客人獻人與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万  
艘宮闕徧与天下兵革常役百万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十未  
有一婦藏金虚穀粟湧貴乘輿竟往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万人遂令四方  
失泊至天下為墟方今百家之材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  
蓬蒿兵死如丘餓莩盈郊狗彘厭人因糞鳥食之人餘  
臭聞千里骨積高厚膏血草野狐鼠大肥陰虛之人風墟  
况哭塞下之草目断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  
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厄甚乱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  
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植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入令賜死  
臣下相顧鈴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諫上位近臣阿諛  
順旨迎合帝喜心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  
何得聞方今有敗遼師再幸社稷危於春雪干戈徧於四方

生民八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為計陛下教幸  
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一何銷燼陛下欲與帥則兵吏不順教行  
幸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  
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臣屢  
將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掘壤不能救臣本遠臣不知忌  
諛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  
自尽帝与義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固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  
猶蔽已過陛下平日嘗言吾當誇三王起五帝下視商周使  
万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後為都華乎帝乃泣涕而  
下拜再三加嘆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  
也天下方乱陛下少選報云義以自刎矣帝不勝悲傷侍  
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有聲帝急衣冠  
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携刃向帝曰吾終  
年重養汝吾無負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  
語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秋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襪褲  
帝自臨視造数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尔等何敢  
逼脅乘輿乃文罵戡曰臣實負陛下俱叛令二京以為賊處  
陛下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  
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持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  
侯之血地尚大早况人主乎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  
悉為乱兵所殺

趙飛燕外傳 一卷

漢伶玄

字子于路水人  
江東都尉

趙后飛燕父馮万金祖大及理樂器事江都王為協律舍人方  
万金不肯傳家業徧集樂声亡章曲甚為繁半哀声自號

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為江都王孫女姑蘇嫁、主江都中尉  
趙曼、幸萬金養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有娠曼性  
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子歸之  
萬金長曰宜至次日合德然比皆冒趙性宜主幼聰悟家  
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卒止輕細翩然  
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  
二人比日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  
安於趙主特人主子或云曼之他家與陽阿主家令趙臨  
共里巷託附臨要為紐文刺繡獻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  
臨常有女亭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  
事陽阿主家為合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巧至終日  
不得食待直賞服䟽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弗貝

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  
與合其被衣雪期射鳥者於合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  
体温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因主家大人得  
入宮台幸姊妹樊嫫為承先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鳥  
兒者為之寒心及幸飛燕嬖目牢握泣交頤下戰粟不迎帝  
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所素幸者從容  
問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謹畏若遠若近禮義  
人也與汝曹婢脅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籍嫫私語飛燕曰  
射鳥兒不近汝邪飛燕曰吾乃眎三日肉肌盈笑矣帝体洪  
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  
殿便房省宮簿嫫上簿嫫因進主飛燕有女弟合德美  
容体性淳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合舍人呂延福以百寶

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曰非貴人娣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  
中延福還奏嫔為帝取后五蘇綵組文繡為符以召合  
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為卷髮號為新髻為薄  
眉號遠山黛施小粉號慵來妝故短綉裙小袞李文  
襪帝御雲先殿帳使樊嫔進合德謝曰貴人娣虐妬不  
難戒息恥不愛死非娣教願以死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  
間清切左右嘆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被香博  
士淳方成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  
也滅火必矣帝因樊嫔計為別開遠條館賜紫葦雲氣  
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爐令嫔風后上久無子宮中不  
思千方計奈何不時進上花來子合德嫔計是夜進合  
德帝大悅以輔屬体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語嫔曰

吾老矣是鄉夫不能劾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万岁  
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嫔鮫方万金錦二十四疋合德老幸  
號為趙婕妤：事后之侍兒拜后以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裏  
婕妤曰娣唾染人紺裏正如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  
之華以為石華廣裏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  
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語帝曰娣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亡  
種矣每泣下悽惻矣故白后女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  
蘊香縱恣憊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  
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蓋菴  
湯傳露華百美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  
不若婕妤体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  
大刀妻陽華老婦馮氏妻姊弟母事陽華。善責

飾尚教母几面沉水香澤雄麝射脐内息肌凡婕妤亦内息  
肌凡常試若為婦人月事益薄它日后言於承光司  
劑者上拊官媼、拊膺者曰后如是安有子乎教后煮羹  
美花滌之中不能臉真膺夷獻万年蛤不夜珠光彩比  
若日照人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  
妝玉成金霞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語婕妤曰吾書旦  
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怒如夫婕妤即以珠號為枕  
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曰后始加大號婕妤奉  
書於后曰天地交陽貴人婦及此令告光登正位為光人休不堪  
喜豫謹奉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  
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單鸞鴛万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  
不夜珠一枚含光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文蘭象一座龍香握

魚二首独搖宝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驅環四指若  
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圍光雄昉髮澤一  
盞紫金被褥香炉三枚文犀辟毒筋二双碧玉膏奩一合使  
侍兒郭語璫拜上后報以云錦五成帳沉水香浴壺一媿好泣怨  
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並州留州輸為婕妤  
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好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  
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御帝流波文毅無  
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瓊輕綃廣裏坐榭上后  
歌舞端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  
馮無方吹簫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  
喻細嬾与相屬后裙解顏我：后楊就曰仙乎：去故而就  
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謂我持后無方拾吹持后履履之風

霽后注曰思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吹立教行下帝亦愧受后賜無方千万入后房闈它日宮姝幸者或襲裙為縞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為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賓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比日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建櫺飾黃金白玉以辟玉為表裏千變万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特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卒如一飯晝夜不卧偃與屬國上其狀屢有先恠后聞之問如何術夷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亦变化万象而卒不化令后樊嬖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季吾術者豈不淫与曼言后遂不報它日樊嬖侍后浴甚歡后為樊嬖道夷言嬖執掌咲曰憶在都江都時陽華李姑畜聞鴨

池上若獺噬鴨持下衣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語姑曰是狸不它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咲曰臭夷何是汚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語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它人乎后怒以杯拒昭儀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素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昭儀素昇事而不虞見答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嬖脫簪簪扣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好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北背邪今日幸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心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雞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



不敢問以問昭儀。曰：后妒我耳。以漢為大德，故以帝為赤鳳。帝信之，天悅。帝嘗早膳，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杜弁。能持昭儀，足不勝。至款，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常持。其足甚憊，語昭儀曰：上餌方士人丹，求盛大，不能得。貴妃足一持鴨，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和。幸轉則不就。常能留帝，款亦如婦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填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并占灯。帝從牕中竊視之。侍兒以白昭儀曰：日覽中使微燭，它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牕，但帝即入帛。昭儀：處隱避，自是帝從蘭室牕中窺昭儀多哀。今逢侍兒私婢，輒止賜之。侍兒哀，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賜夜從婢，花血或至百。

金。金帝病緩弱，太醫立方不能救。花奇藥，嘗得香卹膏遺。昭儀：輒進帝。御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七成帳，笑吃，不止。拒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林示。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污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歛乎？與掖庭令爭帟帳之事乎？乃撫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伶玄自叙云：玄字子于，潞水人。子無不通知，吾善屬文，簡率尚直朴，無所務。武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懂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又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體買妾樊通，得嫖心之。弟子不周之二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問君命言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

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騫嗜欲盡感之事寧知  
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衰顏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  
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子于曰奏天淫于色非慧男  
子不至也慧則通則流不得其防則万物變態為溝為壑  
無所不往焉礼義成則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感哀  
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令婢子所道趙后姊弟自盛之至  
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  
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  
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  
趙后別傳

子于為河東郡尉班固為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  
召蜀教其罪粹辱之蜀後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繼子于無  
所收錄

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卜理者不任以夏侯尚書授特更始  
年亦眉過茂陵卜理并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藤  
漆匱并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卜理  
之琴師玄云

尚書臣日助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  
不可具曉詐与臣勗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者  
合為一篇其趙后樊嫫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趙飛燕別傳 一號

秦醇 字子復 燕川人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墻角破  
筐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尚可觀  
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諸好事

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踞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然它人莫可及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為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比日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孔子為自固文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与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方与人乱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乱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声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弑一日帝与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瞑目直視昭儀怒氣怏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独承幸御濃

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誇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独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昇鑊体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因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子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与鄰家女為妾復入市化貨復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比日同泣

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脫或再有  
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  
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尚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為  
自是帝不復往后宫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  
視侍者報昭儀：急趨獨復避帝瞥見心愈眩惑他日  
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灑：昭  
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罪蕩若無所主  
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后矣趙后知  
帝見昭儀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  
后躡体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  
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  
酣后款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

悲豈不足邪后曰妾昔在後宮時帝幸其弟妾立主後  
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  
衣之幸下躡常污御服童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  
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  
帝惻然懷旧有愛后意顧視嗟嘆昭儀知帝欲留昭儀  
先辞去帝遇暮方离后宫后因帝幸心為姦利上器主  
受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  
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  
乘輿俯臨東掖又侍宴弘舟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  
賞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全躬之在躡辨天  
日之八懷虹初貫日听是珎符危據妾胸茲為佳瑞更期  
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

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因閱未奏喜慶交集夫婦之  
私義均一躰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体方初保綏宜厚藥  
勿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朕奏口授宮使可矣  
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詐乃与宮使王盛謀自  
為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  
觸焉觸則孕成敗后乃遣王盛奏帝不復見后弟道  
問安否而俯及誕月帝具欲于之仪后石王盛及宮中  
人曰汝自黃衣即出入禁掖吾知汝父子俱富貴吾欲為自  
利長父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言也已及期子已為我  
謀焉后事成子方世有後利盛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  
携入宮為后子但事必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於城都外  
有后生子孫者統教日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

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母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  
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  
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擎啼尤甚盛不敢  
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盛未見后具言  
驚啼事后泣曰為之柰何已踰二月矣帝頗疑訪或奏  
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全人后終無許乃遣人  
奏帝云臣妾昨夢龍卧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悅而已  
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  
童子尚不可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  
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  
投地大慟帝自持昭仪起坐昭仪呼宮吏祭規曰急為取  
子表現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為吾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

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錄汝規以子擊殿礎死  
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尽殺之後帝行步澁頗氣備不  
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於火百日乃成公寃貯水  
滿即置丹於水中即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才  
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辛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  
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嘆声吃、不止及中夜帝昏、知不  
可將起坐夜或仆卧昭儀急起秉烛是視帝精出如泉溢有  
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目絕  
后居東宮又益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又侍者呼問方竟乃  
言日邊吾夢中見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  
帝去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吸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  
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鼃居北海之陰水冗間

受十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王獵于海一見巨鼃  
出於冗上首猶負土釵顛望波上捲、向惡人之意大月王遣使  
問梁武帝武帝以昭代事答之

明皇雜錄二卷

唐鄭處誨秘書省校書郎

上西幸蜀祿山引車輦果器及款舞衣服迎駕果工率  
引其犀象駘掠舞馬尽入洛陽復散於河北時之威掃  
而尽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水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  
一二烏祿山至東都既懷僭逆大設齋果祿山掃齒我王蕃  
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誰之曰吾自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  
而至見吾必拜舞馬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則四海  
不從我於是左右引象未至則瞪目憤怒畧舞舞者祿  
山大懷慚怒命左右置盤甕中以烈火蒸之以刀架得壯士

象憤賦  
不拜舞

避暑

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教丈日人果工見無不掩淚  
上辛東都至綉嶺宮時當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  
此有佛宇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頃委於其中不可  
速行上語高力士姚崇多計弟注規之力士回奏曰此崇  
方終締綵乘小駟按輿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  
駟而頓消煩辱乃嘆曰小者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安  
其惠美

果工李  
龜年

果工李龜年持承願過於東都通遠里中遠堂制度甲  
於都下令裴公於定鼎南門別墅号歸楚堂是也其後龜年  
流落江南海遇良辰勝賞以為人歌教闕座客聞之莫不倦  
泣罷酒杜甫嘗贈之曰岐王宅裏尋常見惟九堂前幾度  
聞正是江南好凡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賜馮家

果工死忠

天室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宮詞  
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方嬉戲於殿楹暫有鷹至擊  
搏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為鸚鵡家  
天室中群賊西京竊據宮闕大搜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果  
工騎士每獲教白人則兵仗嚴衛送于洛陽至有吐山谷  
者皆羅捕進智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于果工求訪頗切  
不逾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群連因相與大會於殿碧池  
宴偽宮十數人大陳御庫珍室列於前後聚作果梨園弟  
子四人亦覓歡款相視泣下群逆皆露刃有四海清果工者拔  
果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縛海清於試馬殿支解以示人間  
之者莫不傷痛主維時在賊中伺於善提守聞之亦賦詩曰  
万户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數碧

明皇後  
居西宮

明皇幸  
華清

明皇見  
臂環

高力士

池頭奏官錄

上既自蜀還京居南內其後字輔國僑制移上西宮王真公主  
徙居於外高力士而下悉放逐嶺表上因蔬食或餌菓辟穀  
南宗泣涕切諫自是日不過一食上帝懷戚但吟刻木碑錄  
依老翁雜皮鶴髮与真同酒史再罷官無事述是生一夢中  
至德中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  
高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馳馬從禽今何為不上  
曰吾老矣吾豈復堪此文老士女壽之莫不悲泣  
新豐市有女伶歌阿蛮善舞麥改曲常出入宮中貴妃遇之  
甚寵至華清宮復令召与舞阿蛮因出金粟粧臂環  
曰此尚貴妃所與上持之凄然出淚退宮左右莫不嗚咽  
上幸華清宮每濟攀無憂不悲凄感泣高力士既歸于山

罪或沒貨出告民曰愚者往不見其倚乃自茶之龍  
為草大虫言其傷人如虎也

活卦影

熙寧中蜀中日者貴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  
影其後溥相祖述其書人物不常焉或四足數或兩莫  
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恠以見像朝士朱芾好於常戴俗  
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紺緣縵朋從目為活卦影

出汗方

錢通田家子高臍肥壯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之齋  
中汗出乃蘇既為禁徒猶如此或恥十余斤不就帳內荷  
之以作力諸方不載此法但人生惡安逸喜勞動惜乎非中  
庸也輕厚子以語此出汗方雖編入御藥院可一咲故記之  
沈括存中方就沐刈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余諤問  
云死矣盒成括也

盒成括



王荆公嘗與客飲喜摘經書中語作禽言令燕云知之為  
之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耐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  
取字可乎曰作鵲鳩令曰沾不沾坐客皆笑

宗室有滔天使者喜作俳笑之詩有曰一蓑草字京師有誰人喚作京師有麥門冬若京師有還移種麥門西不成喚作麥門冬  
哲宗末于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帝未天使求詩  
一日雪問有何詩方拾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掃玉皇大帝  
敗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常作即事詩云日暖  
看三織風高閉兩廂蛙翻白出澗蚓死此系之長方滯叶此  
風持饅接連章歸來簾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云若  
云始見三蟻珠織網於蒼間又見三雀聞於兩廊有死蛙

翻覆復以出字死蚘知之字方喫謾拚飯間鄰家彈琵琶作  
鳳棲梧食謾頭未畢閣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落既  
歸見卧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嘗灼艾  
諸內傳欲娛上或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而四能  
張送必亭知成都善待僧文臨金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  
一日文鑿謂張公未及見特華湯主簿張唐輔同侯於  
客次唐輔歎揜髮方脫烏紗睥睨文鑿早於其首文鑿  
大怒誼怒張公處名才就生即白曰某与七官人素不相  
識適將僕頭罩某頭工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才  
頭痒取下僕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  
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侗時動遵古礼祭居謨君表於莆田

作犯徒以上罪詩

換羊書

烈性吊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去乎凡民有表匍匐救之全將与二三子行此礼於是烏巾襪鞋与二十余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号動而入孝堂婦女坐之皆走君謨匿哭受吊時即李暹畫匍匐圖

歐陽公与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里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啟云酒粘衫袖重范厭工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魚日直戲語于瞻曰晉右軍字為換鴛字韓宗儒者性饒倉冷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肉十斤可名之曰二文書為換羊書矣一日公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元宗儒作簡以高振章來便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

署文為聖人

燒裙

依柳所奏

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大怪而問之僧曰徒未到差遣偏并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莫不絕倒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礼將釋真郎署二書吏為文宣王重駉鞠躬於門外不進不知儀即判云文宣王重駉各决若干

信州有一女子落拓貧屢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一人乞於州焉因浣染為裙墨跡不落會鄰道之出收浣酒良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遂問偵處婢曰止燒首大雲寺門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為震朝廷是時滕元屏為起居注侍立殿砌既歸廣淵

風流骸骨

未聞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軒某以謝天下不知駘語如何  
先斧戲曰家即听得駘語云依卿所奏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从目之曰風流骸骨崇寧癸未  
在金陵府集見官妓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顧余曰爾識  
生色體骸否余欣然為王句得對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李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  
罪草木鳥獸裕如也以鳥獸對考祗所不宜更以是詩  
罪

芥子

木野狐草  
木虫

葉濤好奕棊王介甫作詩功貢之終日曾以奕者多廢  
事不以虫貝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因棊稱人為野狐言其  
媚惑人如狐也自崇寧後復棊法度日嚴私敗者日以抵  
罪而商賈官券請納有限道路有程織悉不如令則被繫

有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瑤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  
說瑤對曰臣是梁朝兄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  
翁太宗撫掌極歎而罷

未解思  
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上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  
雨目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語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  
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求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見屈祭

散樂老崔嵬善弄癡大帝令給事栳頭向水下良久帝問  
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上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為  
尔来此帝大咲賜物百段

卷耳

常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致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  
卷耳特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  
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

見人多忘

選人被放

逆風孤帆

命名曰孚

德也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唯記若遇何刘沈謝暗中摸索者亦可識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言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未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閉未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怪

杭州叅軍独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中大哂焉

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王嘉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鄉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所信孚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卿之手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之曰上何謔我也我

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作詩以寄意曰西京作斤賣五溪無人來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其後會赦因至武陵道過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話旧方知上厭世力士北望号泣嘔血而卒

侍威模暴

王鈇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聞雞侍左右李林甫持雄侍勢林甫之子岍為將作監亦入侍帟幄為準所負而不敢

吉一旦尽率其徒過附馬王繇私弟繇望塵趨拜準挾禪命中於繇冠上折玉簪以為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刁已上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上特所鍾念準既去或語繇曰鼠虽恃其父勢然公主亦上之愛女君侍之若此或聞上豈不

或意邪繇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擊之七郎生敢不尔七特呼為七郎

弟鈇

嘲戲

群居解頤三卷

唐高擇 号高素虛士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事落地此人即  
 向溫彥博處披訴博時与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  
 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將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  
 兼能嘲戲彥博始回意共語而聽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  
 此人應吉嘲曰竹凤吹青肅 凌寒葉不凋冬子不熱虛心  
 未能待因士皮上何勞生即目即云解道傳言語可傳語  
 聽前屏牆此人走至聽前大声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曰門以  
 待士君是何人物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曰此意著博此  
 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博彥博如晦大嘆喜即令送吏  
 部與官

天子親宴

蕭瑤嘗因宴太宗語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

是吳人孚乃瓜下為子豈非呼我兒瓜子也安祿山敗史思明  
 繼

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在河北款寄遺之曰作詩同去詩  
 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已半黃一半与懷王一半与周至詩成贊  
 美之曰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与黃字  
 声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周至之下周至即其傳  
 也

杜佑鎮淮南進崔州清詩百篇德宗語使者曰此惡詩身用  
 進時人呼唯劫惡詩

元和初建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以涉漆洧之譏就礼之夕  
 價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惟此事仲素朗  
 吟曰舜耕余草木禹鑿旧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

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郡客大笑

嶺南地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皆  
根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對摘  
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之其俗入冬子食餛  
飩往、稍飽食須用扇至十日但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  
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喫餛飩

嶺南無間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紡績為功但窮庖厨  
勤力杭而已善醃醢蔬藪者得為大好女矣俚民爭相聘者  
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換即灼然不食若修治水蛇黃縷則一  
條勝似一條矣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娘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娘鎮滑甚  
日有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

官已至節度使矣然其所措使者率不過若僕夫人待某  
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即措所獻女奴裴  
許諾尔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常得一纏綵福又囑妻之左  
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召以沐髮未告者  
福即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衣方沐不可遽  
以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言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  
苦既業以疾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  
兒溺中進之明白監軍及從事悉未候問福即具以告  
之因言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  
者莫不大笑

優滑稽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虽不得括諷  
論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必次

及優倡為戲可及褻衣博帶攝齋以生並稱三教論衡  
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  
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大坐而後見  
坐也上為之咎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  
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向娘手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  
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活之式侍實者  
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人瞻敬如見釋  
迦舍如大慈三季院蜀主復謁坐於聽頌都士女就院  
不令止之婦女亦次拜俳優王含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  
復後身回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拜胡僧

邦无舊

偽蜀王先主晏駕前未文亮駕馬遊於摩訶池上顧復  
時為上臣直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咏曰昔日會聞瑞鹿  
高方般歡意不如摩訶訂池上分明見仔細看未是那胡

樹掌錄上卷

元号報然子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記一時可嘆之事余觀諸家  
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目之曰樹掌錄  
不獨竄開卷者之一嘆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段元  
立春日報然于書

卜者許壽

王傳五代狀元相同高祖世宗至宋以官師嚴相其文祚為  
同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者後所不足者未知年  
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  
問老矣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

講論語

假作僧道

有壽也今以吾汝僕出當厚以封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  
 成文雅命大孺曰以命惟君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台  
 皆者笑曰更何尚吾以至八九十台又大笑曰更向上吾曰能  
 至百歲乎又歎息曰以命之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祚天喜曰  
 其間莫有病疾否曰並無之日俱無祚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  
 夏間微善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頷予而在後侍立  
 者孩兒德切記之是季且莫殺豕喫冷湯水  
 魏博節度使韓蘭性廉質美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  
 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云為政扁翌日語以士曰近方古  
 人淳朴年五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咲  
 南中小郡多女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倍位昭宗已  
 位切誦為客嘗宣告使教下剝下屬州自來女僧道皆

今日新居

厥撤太尉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呼為軟撤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鉸者急  
 呼之命僕取婢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咲曰非我技也  
 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笑適歎呼一銅漏俗呼者耳聞  
 者大咲之

茶

王濛甫客必以茶人語今日有水厄東坡昔在唐客茶語至人  
 曰所語老婆子塗面主人不曉搽了又搽

独步

黃魯直在荊州聞東坡下世士人往吊之魯直兩手把一膝起  
 行独步

嗜燒鍊

黃裳嗜嗜燒鍊晚年疾篤語諸子曰吾死以大罔一收生之  
 復以大罔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  
 矣



開地越海賊曰鄭廣後就降補官同官強之 評廣曰  
不問文官與武官總一般中官是做官了做賊鄭席是  
做賊了做官

鄭席

